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1.02.002

彝族传统生死观的对立与统一辨析

龙保贵^a, 平慧^b

(红河学院 a.学报编辑部; b.人文学院, 云南 蒙自 661199)

摘要:生死问题在彝族古典自然哲学中,从本体认识论到辩证法都肯定世间万物包括人类有生有死,认为自然界生命乃至人类的存在,是一个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死相依而对立统一,而全人类的生与死观念是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生活写照和生活缩影,反映和再现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个体生命生与死是灵魂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具体体现,反映和说明了“生是死的前奏,死是生的转折”的生死轮回观。彝族对人类生死现象的认识,不只有唯心主义的人类生死观,同时也含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两种相互并存,也相互矛盾统一的辩证思想。

关键词:彝族;生死观;自然哲学;对立统一

中图分类号:B821;K89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1)02-0007-07

An Analysis of the Opposition and Unity of the Traditional Outlook on Life and Death of the Yi Nationality

LONG Luogui^a, PING Hui^b

(a. Journal Editorial Office; b. School of Humanities, Honghe University, Mengzi, Yunnan 661199, China)

Abstract: The classical natural philosophy of Yi people affirms that all creatures, including human beings, are involved in the cycles of life and death. It holds that the existence of life in nature and even human beings is a unity of opposites, in which life and death depend on each other; that the evolvement in human concepts of life and death mirrors three stages in the progress of human society---ignorance, barbarism and civilization, which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from junior form to senior form; and that life and death of every individual are subjected to his worship toward souls and ancestors. Metempsychosis is manifested in Yi people's concept of life and death, as their saying goes, life is the prelude of death, and death is the turning point of life. Yi's knowledge of life and death echoes both idealistic view of life and death and materialistic epistemology, which depend on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tradict to each other, a classical example of dialectical unity.

Keywords: Yi nationality; view of life and death; natural philosophy; opposition and unity

死亡问题是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在古代圣哲口中也往往是不可闻的。子路问:“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1]实际上,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美国学者斯蒂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受着心理制约、否定死亡的社会。正因如此,许多人在临终之际凄惶不安。死亡跟性行为一样,是一个关上房门悄声谈论的问题。”^[2]古今中外,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生有死,人也不另外。人虽有长命百岁者,但总会有一死。但如何面对死亡,又怎样看待死亡,是人类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无法逃避的问题。在多元化、多层次、多方位的文化

价值取向中,人的生命价值只是其中之一。在紧要关头,人们都要作出生与死的抉择。换句话说,人的死亡就是人生的重要问题,也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哲学观、宗教观、文化观、世俗观及认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认识和见地。也就是说,不同的人对生死问题有不同的解释和看法;不同民族对人的生死观持有不同态度。彝族生死观同世界各民族生死观既具有共性特点,又具有特殊的个性特点。而彝族生死观的个性之特点表现在彝族传统宗教、古典自然哲学和传统民俗之中。

收稿日期:2021-01-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彝文劝世类经籍的当代价值和转化应用研究(19XMX024)。

作者简介:龙保贵(1963—),男(彝族),云南红河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学、伦理学、宗教学及彝族文化。

人类对人类自身生死现象和规律的认识,是古典自然哲学起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自然界中生命乃至人类的存在,是一个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死相依而又对立统一。恩格斯精辟地指出:“生就意味着死”“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生命总是和它必然结果即死亡相联系而被思考的”^[3]。既然人类“生就意味着死”,可以说人类对死亡的认识和态度是有差异的,那么彝族怎样认识人的生死问题?我们首先不妨考察彝族历史文献,从中窥见彝族在人类生死问题上特有的认识和见地。

一、万物应有生死规律

在尚未讨论“万物生死”前,有必要阐释世间万事万物及人类不会死亡的认识论,即“不死的烦恼”的思想认识。滇南彝族丧葬祭祖类彝文经籍《采药炼丹经》中详细记载天上地上东西南北中五方神灵和人类祖先喝了天君神策格兹(有的称“泽举兹”)长生不死药和地王神黑夺芳(有的称“恒夺芳”)的不病药后,人类只会生不会死。如“格兹不死药,朔芳不病药,撒播天山上,策格兹来喝,策格兹不死;黑夺芳来喝,黑夺芳不死。”以及“索什斗”(天君神大臣)、“沙申诺”(天君神钦差大臣)、“尼拾搓”(毕摩鼻祖、文字神)、“尼俄佬”(鬼王)、“窆娥机”(封寿神鸟)、“沙妞祖”(匠神)、“勒妮妣”(艺神)、“俄夺边”(东方人祖神)、“窆机勒”(西方人祖神)、“依嫫巴”(南方人祖神)、“尼则嫫”(巫覡神)、“纽木兹”(绿天君,即青帝)、“特木芳”(红天君,即赤帝)、“尼木埂”(黑天君,即黑帝)、“吐木特”(白天君,即白帝)、“申窝木”(中央黄帝,即策格兹)以及中原汉皇帝、彝族君、臣、师、匠、艺、黎民百姓等皆不会死亡,长生不死。但是,“族增不会死,村内住不下;人多不会死,大地容不下”^[4],真正成了“人满为患”的局面,越来越觉得人类及万物该有生有死的思想认识。

滇南彝族丧葬祭祖类彝文经籍《封寿赐命经》第一代只会生而不会死,后作乱遭洪水淹没;第二代人由天君神策格兹和地王神黑夺芳封万事万物寿龄,彻底解决了天地间万事万物长生不死的规矩,其中:封人寿为 9 900 岁,封马寿为 6 600 岁,封牛寿为 3 300 岁,封羊寿为 2 200 岁,封稼寿为 1 100 岁。但封寿神窆娥机把天君神策格兹和地王神黑夺芳封寿令传错,说什么白发的、黑头的、少儿的、幼婴的皆会死,并尚未封寿给人类就飞回了天庭,第二代人全死绝。众亡灵上天庭告状,天君神策格

兹说,3 人活 100 岁,每人均活 33.33 岁。从此,死亡是必然,善者命长,恶者命短^{[4]396-404}。人类寿命的长短是根据各自的德行来决定,出现了生寿长短,也是前世未修正果的结果,并且人的寿命之长短或生死由各自的善恶言行来决定。彝族还认为,生由天,死由天,人生是天魂落地的结果,人死是灵魂升天归祖的必然。此彝文经籍反映了彝族先民“生死由天管”“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及祖先崇拜的宗教观念,也反映了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的认识论。滇南彝族丧葬祭祖类彝文文献《封寿赐命经》记载:

可恶窆娥机(封寿神鸟),差错真不少,圣旨当儿戏,它全搞颠倒。人寿九千九,传成九十九;马寿六千六,传成六十六;牛寿三千三,传成三十三;羊寿二千二,传成二十二;稼寿一千一,传成一年一。……自从那时起,头发白的死,胡须白的死,长命高寿死,头发黑的死,胡须黑的死,年轻力壮死,会跑会卧死,会笑会哭死,能生能育死,吃奶胎儿死。……天神策格兹,地神黑夺芳,又传一句话:树若不砍伐,树茂难见天;草若不割掉,草旺路不通;人若不会死,人多地难容。人死不开丧,亡灵难赴阴。阳世间人儿,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生生又死死,死死又生生。生死不可抗,生死由天定^{[4]400-403}。

又滇南彝族丧葬祭祖类彝文文献《兴死开丧经》记载,自天君神策格兹下令“人类的死令”后,并自“贤俄之母”死始,世间东西南北四方先后有“贤索”“尼俄佬”“索什搓”“齐齐慕”“甲阿巴”“仁哈机”“俄尼濮”“鲁什搓”“尼则嫫”“俄夺边”“俄唐尼”“笃慕”(彝族文化共祖)、彝族六祖(慕阿柯、慕阿柴、慕阿西、慕阿查、慕阿兀、慕阿齐,简称“武、乍、糯、恒、布、默”)等古代氏族部落之母死亡;又高山箐林中的百兽如虎、豹、象、鹿、獐、岩羊、野猪、老熊、狐狸、豪猪、破脸狗等和百禽如鹤、雁、白鹇、鹰、麻雀、燕子、云雀、松雀、锦鸡、乌鸦、喜鹊等及水生动物如水獭、鱼、龟、虾、泥鳅、黄鳝、螺蛳等之母始死。从此,人间万事万物及人类都会死亡^{[4]346-358}。

川滇大小凉山彝族女子传统《哭丧歌》(《挽歌》)也哭唱道:

万物谁无死,万物皆有死。若说太阳不死也不真,太阳落山入夜便算死;说月亮不死也不真,月亮由圆变缺便算死;说蛇不是也不真,每年蜕皮一次便算死;说汉地庙里菩萨不死也不真,每年一次更换衣裳便算死……鸟王也要死,如孔雀之类;兽王也要死,如犀牛之类;人王也要死,如皇帝之类。聪明能干的也要死,愚蠢糊涂的也要死,多才多艺的

也要死,一无所有的也要死,成千上万的人都要死。^[5]

滇中彝族口传创世史诗《梅葛·丧事》记载:万物有生,但也有死,世间没有不会死的事物,“没有不会死的树”“没有不会死的草”“没有不会死的兽”“没有不会死的鸟”“没有不会死的禽”“没有不会死的畜”“一百岁的人会死,三十岁的人会死,几岁的人也会死,生下地的娃娃也会死”“男人会死,女人也会死;老人会死,年轻的也会死,孩童也会死,婴儿也会死;做官的会死,做臣的也会死;穷人会死,富人也会死”。^[6]滇南彝族彝文创世史诗《彝族盘古·笃慕轶事》也说:“世人总要死”“世上的人们,没有不死的”。^[7]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生就意味着死”认识论和辩证法,并印证了彝族对于人类生死观的原始的朴素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

总之,生死问题在彝族古典自然法则和传统哲学思想中,从本体认识论到辩证法都肯定了人有生死。彝族毕摩宗教经籍说“人人都有生又有死,世上没有不死的人”“世人有生必有死,人人都要过生死关”。四川彝族民间口传《尔比》说:“人虽不想老,时光留不住;人本不想死,但老后要死,乃自然规律”。又说:“人本想不老,但岁月不留人;人老想不死,但树叶黄了不能不脱落”^[8]。这就是说,人的生死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自然法则,从不以人的意识观念而改变。虽人的生死明显存在着自相矛盾,但也存在着统一辩证的关系,也就是人的生死既是一个对立又是一个统一辩证的关系过程。彝族的这一古典自然法则和传统哲学思想也是教化人们按自然法则和自然规律去正确认识 and 看待人的生死问题,人们不去追求和向往不死。但与其他宗教思想相比,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哲理的有关人类生死的方法论和辩证法。

二、彝族对全人类及万物生与死的认识

(一) 全人类及万物的生

彝族对于全人类生的解释:它是最初人类的生产,即人类起源论或者生命起源论。彝族人类起源论或生命起源论有多种说法,如虎生人、或龙生人、或竹生人、葫芦传人,或者雪生人、泥巴塑人等等,数不胜数。这些认识和观点反映了彝族先民对人类“生”及万物“生”认识的一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原始信仰的“生”观念,其中包含了古典自然法则和原始哲学思想,也包含了原始宗教

思维的观点。

滇南彝族彝文创世史诗《阿黑西尼摩》中记载,世间万事万物是一个叫“阿黑西尼摩”的庞然大物所生,这个庞然大物全身上下怀孕,生下世间的万事万物。当初这个庞然大物生下天地后,大海与湖泊一个连一个,大海阴沉沉,昼夜静悄悄,以后它又生出神阿麻,住在天宫,从天门外海中遨游,为生存觅食,有的游到海边,跳跃到沙滩上,摇尾晒太阳。天旋地转,黑、白、红、绿、黄等五花八门鱼类便慢慢演化,变成了猴子,然后经过若干年后,猴子又演化成原始人类^[9]。这里的人类“生”正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劳动创造了人类”的观点,也反映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一句话,实际上,彝族“猴子变人学说”比达尔文进化论早若干世纪。彝族关于人类起源论传说很多,滇南彝族彝文创世史诗《开天辟地》记载:

保塔基家里,诺谷生下地,诺谷小龙儿,……道出一席话:父母生育我,出生在海里。……诺谷小龙儿,用泥巴塑人,长有两只眼。塑五个大官,紧握金棍棒,掀到天上去,变成了天神。……红土塑人型,长一只眼睛,生在脑门前,造四个大官,再造众百姓。^{[4]17-18}

尔后,诺谷拿取金棍棒,分别指向东西南北各方,分别成为贤颇(汉族)、俄尼(哈尼族支系)、卡伧(哈尼族支系)、濮拉颇(彝族支系)、尼苏颇(彝族支系)、摆依(傣族)、母基颇(彝族支系)、白合阿松(哈尼族支系)、确阿鲁(彝族支系)、红头瑶(瑶族支系)^{[4]19}。滇东南彝族口传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云:“男神阿热,女神阿咪,他们来造人。”“阿热和阿咪,称八钱白泥,称九钱黄泥,白泥做女人,黄泥做男人。”“男的叫阿达米,女的叫做野娃。坡头白草多,他们养儿女也多,天下四个方向,处处都满了。”“蚂蚁瞎子这代人,就这样造出来了。”^[10]

滇南滇中彝族彝文创世史诗《查姆》记载:“人类最早的那一代,名字叫拉爹。拉爹下一代,名字叫拉托。拉托的后下一代,名字叫拉文。”^[11]滇南彝文文献《尼苏夺节·姐弟成婚》《阿黑西尼摩》中记载,人类经历了从“独眼人”到“横眼人”,再到“竖眼人”(即现代人)等三个发展阶段。“独眼人”因眼睛长在脑门上,被第一次洪水淹没而绝;“竖眼人”因两只眼睛长在正前面,是第一次洪水事件的幸存者俄玛俄保姐弟俩的后代;“横眼人”即现代人,是第二次洪水泛滥中幸存者阿普笃慕的后代^{[9]54-67}。滇东南彝族口传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中说,“蚂蚁瞎子代”被烈日暴晒而灭绝,后“蚂蚱直眼代”被烈

火烧死,再后“蟋蟀横眼代”被漫天洪水淹没,但这次洪水漫天中幸存两个人,经过这两个人幸存者的艰辛努力,人类又延续了下来^{[10]43-72}。滇东南彝族口传创世史诗《爱佐与爱莎》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滇中彝族口传创世史诗《梅葛》说,人是天神策格兹造的,“天上撒下三把雪,落地变成三代人。”“第一把雪变成第一代独眼人,第二把雪变成第二代竖眼人,第三把雪变成第三代横眼人。”^[12]彝族民间还有虎生人说、龙生人说、蛤蟆变人说、金竹变人说、金鱼变人说及葫芦传人种说等等。另外,彝族民间还有“天乃生于子”“地乃辟于丑”“人乃生于寅”之谚语。

(二) 全人类及万物的死

彝族对全人类死的解释:如前述,在彝族彝文创世史诗《勒俄特依》《查姆》《尼苏史诗》《尼苏夺节》《阿黑西尼摩》和彝族口传创世史诗《梅葛》《阿细的先基》《爱佐与阿莎》以及各地彝文文献《洪水泛滥史》等典籍中都有记述,因人类只会生不会死,并道德败坏和纲纪失常,或者人种不好且繁殖过快,人满为患,天神策格兹为了更换人种,下令发洪水、或旱灾,使人类遭受全球灭绝性的浩劫而全人类死亡。具体地说,“独眼代人”遭第一次洪灾后,姐弟或兄妹二人幸存者成亲生儿育女的人种,便更换成“竖眼代人”;“竖眼代人”遭第二次洪灾后,姐弟或兄妹二人幸存者成亲生儿育女的人种,便更换成“横眼代人”或“笃慕后代横眼人”(即现代人)。而滇东南彝族口传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里说的是,“蚂蚁瞎子代人”被七个太阳暴晒,且晒了七年七月零七天后而全部灭绝,兄妹二人幸存者成亲生儿育女的人种,便更换成“蚂蚱直眼代人”;“蚂蚱直眼代人”因被水牛和山羊抵架而溅出火星,火星又燃起熊熊烈火,并烧了七年七月零七天后全部灭绝,兄妹二人幸存者成亲生儿育女的人种,便更换成的“蟋蟀横眼代人”也被漫天洪水淹死^{[10]43-72}。特别有趣的是,滇东南彝族口传创世史诗《爱佐与爱莎》中对前后三次全人类灭绝性死亡的记述。史诗说:第一代“阿撒咧谷尼妥妥螳螂竖眼时代”人种诞生到遭首次洪灾灭绝后,更换成第二代“折勒尼德蜻蜓直眼代人”人种到又遭全人类火灾灭绝后,更换成第三代“嘎拉尼维蚱蜢横眼代人”人种到遭第二次洪灾灭绝后,更换成“阿佐爱莎代人”人种,即现代人种。凡此种创世神话,都遭受全人类毁灭性或灭绝性的特大灾难,并都说“滚滚的洪水,洪水顶蓝天”,而“世间的万物,都死于洪水”局面;或者“天神来惩罚,太阳来复仇,遍山火光闪,大海火

水沸,湖水成火盆。禽鸟被灭绝,动物已死光。……七个太阳七火星,晒得大地起火烟。白天黑夜分不清,昼夜太阳辣炎炎。箐沟山头属树起火,火势熊熊把人熏。河水沸沸入大海,湖水似锅水烫煎。火星天空到处飞,火焰烈烈天地间。白泥烧焦成紫土,青石烧成白灰粉。……直眼这层人,已被烧死完。”^[13]

(三) 彝族对全人类生死的解释和看法

第一,一方面它们是彝族先民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和战胜自然的智慧力量和勇气果敢的源泉,是彝族历代先民对未来美好的追求和向往的精神支柱,凝聚着彝族历代先民永不休止的精神力量 and 无穷无尽的智慧及勇猛无比的威力,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直接说明和反映了彝族对人类产生和发展的合乎逻辑的朴素的原始解释和看法,也是彝族朴素的原始的唯物世界观和人生观,乃至人类进化论及其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理念,颂扬了彝族历代先民劳动创业的艰辛,表达了彝族战天斗地的满怀豪情和激烈壮志,是对民族童年历史的浪漫解释,是彝族历代先祖创业历程的真实写照和追忆,因此,彝族历代先民的逻辑推理是合理的,结论是正确的。

第二,彝族的这些彝文(或口传)创世史诗和洪水神话仅仅抓住眼睛形态的象征来暗喻人类蒙昧时代(独眼人),演化为怒目而视的野蛮时代(竖眼人),最后发展到与现代人的文明时代(横眼人),从而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化所经历的客观反映。正如马克思分析古希腊神话时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14]。因此,彝族先民对人类生死问题的认识和解释,反映了人类从原始时代走向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这个人类发展过程就是摩尔根把人类的早期进化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等三个时代。

第三,彝族的这些彝文(或口传)创世史诗和洪水神话中的各个时代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遵循着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一代接一代,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人种永不断,独眼变双眼,竖眼变横眼,千万年慢慢演化和进化。新一代是旧一代的基础上发展演变和进化而来的。

三、彝族对个体生命生与死的认识

(一) 个体生命生

如果说人类得以产生和存在,是某种自然神灵

有目的地创造并赋予“生”之功能的结果,也就是反映在彝族关于人类生产或即“生”的认识的唯心主义的一方面。有关彝族彝文(或口传)创世史诗、丧葬祭祖类彝文经籍中反映的某些个体生命的产生和生存,是原始的朴素的低级的唯物主义的“生”的认识方法和认识观点。按彝族古规,人死了就要举行隆重的葬礼,并对死者亡灵进行虔诚祭奠,其中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由彝族毕摩向死者诵经悼念,追溯人生,并以此表示让死者亡灵送到彼岸,同样幸福生活。如《追悼歌》:

……天门运生降,地门运未生。××与××,婚配成夫妻,一夜语不谐,二夜语相合,三夜通言语,四夜披毡交,五夜情爱浓,六夜春心动,七夜身贴身,八夜同枕衾,九夜互抱交。……一月如秋水,二月尖草叶,三月如青蛙,四月如蝶螭,五月山壁虎,六月成人形,七月母体存,八月母气并,九月母怀胞。^[15]

无独有偶,滇南彝族伦理类彝文经籍《父母恩情篇》中也记载了有关胎儿的发育知识方面:

天上一露珠,缓缓往下落,落在父肩上,父肩停一时,后融父体内,父身怀三月。有朝一夜晚,父手抱母腰,母手搂父腰,父母身贴身,露珠(精液)入母体。一月似秋露,二月如蝌蚪,三月如蛤蚧,四月如青蛙,五月如幼蛇,六月现人样,契约能蹬转,八月同母寸,九月离母体,坠地来世上。^[16]

这是个体生命的生成,是男女夫妇之造化的结果。正如汉文文献中所记载“人之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的观点,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彝族的个体生命的生成学说,与当今人体生育研究资料表明相一致,“睾丸内精24个小时均生殖,排出的精子是3个月前产生的”^[17]。所以,彝族关于人类来源和缘起及个体生命生成学说,就包含着这种自然“生”的认识。所以人的“生”具有原始的唯心和朴素的唯物这两种认识,同样人的“死”也具有原始的唯心观和朴素的唯物观。

(二) 个体生命的死

人生必有死,生就意味着死,受彝族灵魂不灭的传统思想意识观念支配和影响,人类个体生命的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而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气与音的脱节,灵魂游离个体生命而去,并且永远不再附于个体生命。彝族传统观念认为,个体生命活着时,肉体是灵魂的载体,一旦灵魂消失和殆尽,个体生命便成了僵死的躯壳,成为毫无灵性的东西了。当然,一个个体生命的死亡意味和标志着一个

个体生命走完了生命的全部旅程,告别世间的一切人和事。但是,彝族原始传统思想观念认为,个体生命死后有四种结局:一是人死后其亡魂到阴间世界里生活;二是人死后其亡魂回到祖先发祥地与历代祖灵团聚;三是人死后其亡魂长期游荡于野地,特别是坟茔附近或祖灵洞里;四是人死后其亡魂附在家中神龛祖灵牌上。“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18]因此,彝族传统观念进一步认为,个体生命的灵魂是永远不会死的,也是永恒不灭的东西,个体生命的死只是其灵魂离开个体生命的结果,个体生命只不过是灵魂存在的实体,如果这个实体上不存在和不依附其灵魂,那么个体生命的实体内部的血和气就不会产生,因此也就不复存在个体生命的实体。

著名学者王天玺、李国文先生《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一书中也持这种观点,同样认为人类“死”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完全彻底的“死亡”,即唯心主义的“死亡”观;另一种唯物主义“死亡”观,并这两种观念相辅相成。这种观点也就是在彝族关于人类生死观现象的认识,不惟只有唯心主义的人类生存观,同时也含有唯物主义的认知因素,两种相互并存,也相互违背的思想^[19]。从彝族传统观念看来,一个个体生命自离开母腹,呱呱坠地来到人间且命名之时起,个体生命的灵魂附于其体之上,个体生命死后则独立存在,或栖附于他物生存,或往来于阴阳世界,或漫游于死者村落,彝族把这种离开个体生命的灵魂称为“鬼”。又因彝族分布较广,支系庞杂,称谓繁多,各地彝族对“灵魂”的表达方式不一,但人死灵魂不灭的思想观念则是共通的。四川凉山彝族认为,幻想男性有两个灵魂,自主守舍的灵魂叫“以那”,它附在人的身上,可以使人不生病;保护人的灵魂叫“曲谢”,可以使人发财。妇女也有两个灵魂,自主守舍的灵魂同于男性,主管生育的灵魂叫“格非”^[20]。

彝族传统观念还认为,一旦人死亡,其灵魂就离开个体生命而变成鬼,因此,所有的鬼都是由死者亡魂变成的。鬼分为善鬼和恶鬼。善鬼是自家父母长辈死者和寿终正寝者的亡魂所变,其相貌如同生前的活人一模一样,它们像人间一样,与历代祖魂生活在一起,对家人和后嗣起保护作用。恶鬼是死于非命者、尚未成家死者或者送葬时指路不清的亡魂所变,它们四处漫游或附着于它物作祟于

人,且不论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变成善鬼,也不能上升成为祖魂。

彝族对亡魂处置有多种方法,特别是对非正常死亡变成的亡魂即“鬼魂”,往往采取祭献、驱送、断路等三种主要方式。

既然彝族把自家父母长辈个体生命正常死亡、寿终正寝的亡魂视为善鬼,并认为自家父母长辈的亡魂是最善的“鬼魂”,因而自家父母长辈死后也必然像生前一样处处关怀和保护其自己的子孙后代。对于子孙后代偶有不轨的行为,犹如父母长辈生前一样,通过自己的灵魂进行管教。因此,彝族总是把崇拜祖神置于崇拜其他诸神灵之上,无时不怀着虔诚的心情对待历代祖先。彝族传统思想意识里,祖魂生活在阳间世界之外的阴间世界,彝语称“俄咪”,其大体位置:一说在阳间世界之上部,天之下部;一说在祖先的发祥地。所谓认为善人死后变成善鬼即祖魂,恶人死后变恶鬼即野鬼,死于非命者的鬼最凶恶,驱除它要以牲畜为牺牲等等说法,完全是现实生活中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真实写照和反映。又根据个体生命生前的特点,认为祖魂具有人的一切嗜好,像生前一样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有贫富之分,同样要进行劳作,这一切都是根据现实世界的事物幻想和虚构出来的,是对自然界和现实社会生活的歪曲、颠倒的反映。

彝族传统思想观念中的“俄咪”即阴间世界,一切与阳间世界同,可以说几乎都是现实社会生活的翻版。这无不说明唯心主义者所谓祖魂不是人们的虚构,有着非人间的超自然体的起源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荒谬而骗人的说法。但尽管如此,我们任何人也不可能阻止他们的这一信念且崇拜的心理。

四、彝族对个体生命生与死轮回的认识

纵观彝族对生死问题和现象的认识和解释,认为一个个体生命要经历三个阶段,个体生命形成并呱呱落地命名为第一个阶段,结婚成家且生儿育女、耕作立业、勤俭世家为第二阶段,变老养老病死为最后一个阶段。但对自家父母长辈死亡或寿终正寝者不能称为“死”,要说成是回家去了,即回到祖先发祥地——“纳添咪”(古代彝族传说的京城,疑指昆明市晋宁石寨山),或彝族六祖分支地“罗宜伯”(滇东北罗宜山),或者“咪列依池”(疑指云南昭通市郊葡萄井)。彝族传统观念认为,人间死去一个人,祖魂社会成员就增殖一个,人间出生一个婴儿,祖魂社会成员就减少一个,但这种生者与死者间的转世现象只限于正常死亡者,非正常死亡者

难于转回祖先的发祥地。停尸守灵期间,毕摩念诵很多丧葬祭祖经书,以引渡亡魂之时,正是阴间或祖魂社会里举行出生命命名之时。出殡下葬之日,而在阴间或祖魂社会里则以同样方式迎接活动,尸首火化或灵柩下葬之后的归途中,人们用黄泡刺条或其他植物枝条编织出奇特各异的形状物立于一道门槛,生人一旦跨过门槛,即标志着亡魂已送走,不再返回村中(除留在家中守灵牌魂主魂外),而神灵社会里前来迎接人间死者的队伍亦到此门槛止步。所以,自家父母长辈死亡或寿终正寝者的葬礼被认为是双重内涵的文化活动。换言之,一个个体生命从诞生到死亡以前,仅仅是以组成沧海之中的一粒基本因子的形式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一个人死亡,便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社会行为,其社会活动也就中止了。然而,彝族在“灵魂不灭”的观念影响和支配下,认为个体生命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灵魂的死亡。从彝族的葬礼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认为个体生命死亡以后,其亡魂仍继续产生社会作用。彝族还认为个体生命死亡后还可以“转世”,也就是举行隆重葬礼以后,通过送亡魂到阴间审察,后送祖灵社会生活,再由天神确定来世变成什么。一般情况下来世变女或变男再生,说明今世修炼的好,否则就变成牛马猪鸡狗猫及蛇,或先变人再变动物,或先变动物再变人,或先变牛马猪狗再变人,等等情况非常复杂^[21]。

总而言之,彝族传统思想观念中的生与死可以反复循环,即生是死的前奏,死是生的转折;生是亡的开始,亡是生的必然,亡魂按照祖先迁徙来的路,返回到祖先发祥地,返璞归真,生于自然,融于自然。从一系列复杂的葬礼中,体现了彝族历代先民的生死观,人死了对于活人来说极悲痛的,但对死者却意味着生死循环中升华。

五、结语

综观所述,彝族传统思想观念认为,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类都有生死规律,并“生”与“死”既对立又统一。彝族对人类祖先即人种的产生(即“生”)认识有“虎生人”“竹生人”“葫芦传人种”及“雪变人”“猴变人”“泥塑人”等多种学说,也有“虎日生于人”之说,这些“学说”既有彝族古典自然哲学的思想,也有彝族原始宗教思想的观点;彝族对全人类“生”的认识和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了人”的观点如出一辙,特别是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一脉相承。与此同时,人类先后更换和进化三次的认识,以人类眼睛象形来印证和诠释摩尔根提出的

“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的人类社会历史概貌。基于个体生命的生死问题,因彝族信仰万物有灵,认为人的死亡只是身体的死亡,但其灵魂是永远不会死亡,仍然继续发挥社会作用,并其不死的灵魂可托生转世。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全是唯心观思想,但也反映出原始的朴素的唯物观思想。因

为他们总是认为,人的个体生命源于自然,生于自然,长于自然,并死后仍回归自然(即火葬或土葬),其灵魂在生死循环中不断升华。质言之,彝族对人类生死观的认识,不惟只有唯心主义的人类生存观,同时也含有唯物主义的认识因素,是两种相互并存,也相互矛盾统一的辩证思想。

参考文献:

- [1] 孔子.论语·先进[M]//论语·八佾[Z].台北:艺文出版社,嘉庆阮元刻本.
- [2] 斯蒂芬·雷文.生死之歌[M].汪芳,于而彦,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3.
- [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74.
- [4]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尼苏史诗[M].龙保贵,编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269-282.
- [5] 米正国.彝族人的死亡观念[J].贵州民族研究,1996(1).
- [6] 张纯德,龙保贵,朱璐元.彝族原始宗教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236
- [7] 佚名.笃慕传略[Z].龙保贵,释读,翻译,未刊稿.
- [8] 佚名.尔比[M].肖建华,苏学文,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297.
- [9]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彝族毕摩经典译注·阿黑西尼摩[M].普学旺,梁红,编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16-67.
- [10] 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阿细的先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8:32-35.
- [11] 楚雄彝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彝族史诗选·查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231.
- [12] 楚雄彝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彝族史诗选·梅葛[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20-25.
- [13]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彝学学会,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爱佐与爱莎[M].师有福,师霄,收集整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3-84.
-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13.
- [15] 马学良.追悼歌[C]//云南彝族支系礼俗研究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113.
- [16] 元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元阳县彝族研究学会.元阳彝文古籍伦理道德经[M].龙保贵,杨正忠,释读,翻译.龙保贵,陈进忠,白文光,整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192-209.
- [17] 佚名.养精攒精不利受孕[N].云南人口报,1996-04-01.
-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57.
- [19] 王天玺,李国文.先民的智慧[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145.
- [20] 胡庆钧.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87.
- [21] 云平.博大精湛的彝族阿哲毕摩文化[C]//爱佐与爱莎研究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256-257.